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93816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93817

出版时间：2003-4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浩然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前言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，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，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，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，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，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166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：“朝内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，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，沁透着一股股书香，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；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；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，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，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，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，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，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

总之，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，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

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内容概要

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，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，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，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。

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，结构完整紧凑，人物形象生动传神，语言朴素晓畅，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。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作者简介

浩然（1932—2008）原名梁金广，曾用笔名白雪、盘山。

祖籍河北省宝坻县，1932年3月25日生于开滦赵各庄煤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。

幼年丧父，八九岁时随母亲适居河北省蓟县王古素村舅父家，生活在贫困中。

13岁前念过3年小学、半年私塾，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。

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，当儿童团长。

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。

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，并开始自学文化，练习写作小戏、诗歌和新闻报导。

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，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。

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。

1954年调到《河北日报》当记者。

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《友好报》当记者，同年11月在《北京文艺》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《喜鹊登枝》。

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。

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61年调任《红旗》杂志编辑。

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。

1964年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出版，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。

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《金光大道》。

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，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《西沙儿女》，创作上走了弯路。

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，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。

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，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。

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《苍生》深刻地反应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、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。

“写农民，给农民写”是他的创作宗旨。

《艳阳天》，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。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书籍目录

正文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章节摘录

说实在的话，在东山坞农业社里，关心萧长春婚姻事儿的人并不少，真心实意帮忙使劲的人更多，光当过媒人的就有十几个。

说过的人家，不是这一头不随心，就是那一头不如意；加上萧长春本人没白天黑夜地忙工作，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花脑筋，就拖拖拉拉地搁下了。

这几天，韩百仲的媳妇大脚焦二菊正在热心地跑腿说媒。

她给萧长春说的这个人，是她姨表嫂的娘家侄女，住在南庄；二十六岁的坐家女，心高眼高，一般男子，一般人家，全都瞧不上。

萧家原籍在离庄，距南庄很近，根底全都知道；一打听萧长春这个人，更没有别的话说了；东山坞今年生产又搞得特别出色，附近村子没有不喝彩的——三事加一功，那个姑娘点头乐意了。

问起女方的人才相貌，大脚焦二菊更是满打满包。

她说：在东山坞最漂亮的闺女要数焦淑红，最手巧的人要数焦淑红，可是南庄那个人儿，只能在焦淑红以上，不会让她比下去；要说缺欠，就是思想差点劲儿，文化不高；话儿说回来，萧家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，并不是选举干部，思想、文化怎么样，自然不能算大缺点了。

大脚焦二菊还说，光凭媒人的嘴说好说坏不行，最要紧的还是当事人亲自瞧瞧；她说，只要萧长春跟那个姑娘一碰面，她这个大媒人就算当成了。

这一回可乐坏了萧老大。

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，罗锅腰挺直了；走路脚步更有力了，说话的声音更洪亮了。

他三十七岁就死了老婆，守着萧长春这根独苗过了几十年，儿子是他的无价宝。

那时候，穷日子就像张开血盆大嘴的饿狼，追的他东跑西颠逃活命，受的那份罪就无法儿说了。

闯来闯去，最后只好在东山坞落户安身。

东山坞是萧长春的姥姥家，亲戚虽穷，总还可以帮衬——一点儿；加上边区政府在这边一扎根，过了几年萧长春又当了民兵，沟北有些富裕户也不敢欺负外姓人了，父子俩才算站住了脚。

萧老大省吃俭用过日子，顿顿紧，口口攒，存下三斗红高粱，给儿子买了个童养媳妇。

他实指望办一件对得起儿子的事儿，哪知道反而给儿子找了个心病——两个人不对脾气，见了面就像冤家对头一般，吃饭不肯在一个桌上，儿子宁可光着脚丫子走路，也不穿媳妇做的鞋。

那年秋后，萧老大硬强着给儿媳妇上了头，小两口没在一条炕上睡两夜，儿子就参军走了，一去两年没回家。

到了大军进关的第二年冬天，儿子从湖北来了信，说是在那儿休整练兵。

萧老大打点了盘缠，带着儿媳妇去看望儿子。

当时萧老大是抱定这样一个主意去的：眼下是新社会了，新社会要讲究婚姻自由，你们两个当着面说说痛快话，愿意在一块儿过下去呢，就从此和美，这更好；不愿意一块儿过下去呢，好说好散，各奔前程，谁也别耽误谁。

爷儿俩经过好些日子的艰苦行程，总算找到了儿子。

小两口一见面，媳妇就哭了，哭得老头子怪难受，又插不上话儿。

闷了一会儿，儿子开口了，他说：“别哭啦，咱们都是穷人，都是受过害的，我往后再不嫌弃你了。”

一句话把个萧老大说得兴起心乐，两年兵没有白当，儿子变了！

小两口恩恩爱爱地住了半个月，回来就给萧老大生了个胖孙子。

又过三年，儿子复员回来了，眼看就要过起团圆美好的日子，不料想媳妇命薄，没半年就暴病死去。

萧家门里开始过起没有娘们的日子。

其实呢，儿子要是不当干部，把心思都扑在过日子上；就算当干部，也别像眼下这个样子，一头钻进去什么都不顾，把自己的事情看重一点儿，续上个媳妇还成问题吗？

儿子偏偏不能使他随心所欲。

萧老大是个爱脸面的红脸汉子，他不反对儿子当干部，儿子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，他从来都不心疼，更没说过半句拉后腿的话儿。

他说：“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，如今在八、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，走区上县平趟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，先头那个社会，做梦你也梦不着，不好好干对得起共产党呀？
就是自己的事情，能想想，也得想想；说个媳妇，也碍不着你办公事，真就这点工夫都拨不出来呀！
”儿子不张罗，萧老大张罗，他时时刻刻不忘这件事儿，见到过心的人就说，见着可靠的人就求。
为这类的事情，儿子没少说他。
说就说，你自己不办，别人办你还管呀！
萧老大又不想包办，媳妇给你找好了，让你们对面相，让你们心甘情愿，这不就行了！
行了，萧老大没有白费一片心，事情总算张罗成了，他怎么会不高兴呢！
从打去年秋天起，东山坞就像一盆火炭，越烧越火暴了。
一入夏季，满地的麦子随着风长，长得出奇了。
萧老大活了六十五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麦子。
庄稼人过日子指望个什么呢？
当然是好收成了，有了好收成，就有了好光景，这是一宗大喜事。
儿子的亲事又有了眉目，等到订妥，收下麦子过了门，萧老大的一桩心事就了却啦！
儿子有了伴儿，孙子有了妈，他自己有人伺候，也能够吃口现成的，喝口现成的，成了有福的老头子了。
这可是喜上加喜呀！
老头子这几天正在不停脚地忙碌着。
头一宗事儿，应当是请媒人。
萧老大既好面子，也是热心肠的人，这个“场”自然不能丢下，手头再紧，也不能让人家在这大忙的日子里白跑腿儿。
大脚焦二菊连忙推辞说：“大姐夫，您怎么把我当外人看了？
我可不是那种跑媒拉纤的行家，长这么大，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遭儿。
我什么也不图，就想办一件好事儿。
外甥终年累月地为我们大伙儿忙，顾不上自己的家，我给他办办这件事儿，表表我的一片心，也是理所应当。
往后，有个人把家给他挑起来，叫他塌塌地把咱们农业社搞好，就什么都有了；不嘲嘲您的筷子，跑断了腿，我也心甘情愿！
您要是为这个破费钱，我可要生气了！
” P2-4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后记

昨天晚上，我在这部小说的末尾那章，改完了最后一笔，一面整理下乡去的行装，一面反复地思考起一个问题：全书虽然已经脱稿，可是算不算完成任务了呢？

这三卷书是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笔的，至今恰恰是三个年头；本来这时候可以松一口气了，心里反而越发不能平静。

一百多万字的长篇，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习作者来说，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

因为我在思想、生活、技巧这三方面都是很低浅的，摆在面前的困难相当多；但是，在写与改的过程中，我的信心一直很足，劲头也一直很大。

这是因为，我和我们国家千千万万个文学工作者一样，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时代：我们得到了最充分的雨露阳光——毛泽东思想；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土壤——火热的革命斗争；我们得到最热心的园丁——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栽培和帮助。

东山坞的那些可敬爱的同志们的斗争事迹激励着我；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感督促着我；在写作过程里，领导、同志和读者们，给了我很多的指导、鼓励和鞭策。

因此，我不能没有信心，不敢不负责任，也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偷懒和取巧的思想。

借此机会，让我对党组织，对那些直接和间接帮助我的同志们，致以最真挚的谢意。

我要把记录意见的本子和读者写来的信件，珍贵地保留着，不断地阅读；它会永远给我信心和力量，也会时刻告诫我：文学事业，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，是个艰苦的事业，要严肃对待，要不惜心血；每一部作品，虽然署上了作者的名字，但那是集体的劳动结果，要永远依靠党、依靠群众！

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，对我说来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锻炼的过程，思想改造的过程，同时，也对我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查。

作品写完了，我在许多方面有所提高，对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，也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一些了。

通过这次创作实践，使我更认识到不断革命的这条真理：不断地改造思想，不断地深入生活，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表现新生活、塑造新英雄人物的艺术本领。

《艳阳天》的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党和同志们的要求，跟作者自己的原订目标也有不小的距离。

它好像新盖的一层房子，只是搭上了柁架，还有许多斧锯和泥水的活儿没有做完善；其间，哪些橡檩安排得不当，甚至偏了，斜了，多了，少了，都是难免的——不仅有许多细活要做，就是根基和梁柱方面的大问题，也还有待进一步规正。

本来，我想把书稿再放几年，多想想，多改改。

可是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，在广大的农村里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，那里强有力地吸引着我，我急不可待地想要参加新的斗争。

这样，不光能使我追上时代的脚步，将来可能写出新的作品，也会给这部书的修改工作带来思想、生活方面的补充；间断了深入生活，就是关在屋子里再改三年，也不一定会使稿子有根本性的变化。

同时许多读者来信，很希望我快一点把全书写完，早日出齐，好配合他们的工作。

对这样的要求，作者不能够等闲视之，因为作品为革命斗争服务，是作者的光荣职责，也是我们的创作目的，应当多从群众的斗争需要来考虑个人的计划。

再从先出版的第一卷和二、三卷原稿征求意见的效果看，想要找到一部作品根本和全面的缺点，想求得最有效的修改办法，就得把它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检验。

目前，作者既然已经改了多次而又苦于不能突破现有的水平线，为何不先把它交出来，求求更广泛的群众指教呢？

书稿是写完了，但是，作者的工作并没有完。

作品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，需要修改；而一个作者如果想让他的作品能为工农兵所喜爱，让它真正发挥战斗的作用，就不能把它当成“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”，而是应该负责到底，修改到底。

尽管对这部作品的缺欠还有进一步补足的机会，因为没有写得好一些，心里仍是很不安的。

好在，我是把它作为我的写作学习的起点，我要努力往高攀登，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、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！

作者 1965年12月23日北门仓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编辑推荐

《艳阳天(共3册)》是最能显示浩然五、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。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，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，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，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。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，结构完整紧凑，人物形象生动传神，语言朴素晓畅，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。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，60年代初期“左倾”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。

<<艳阳天（三卷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